

十月文藝叢書

我等着妳

牧也 蕭沙
惟 沙

茅盾說
編改劇話



上海書店印行

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凡例

一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，即以「十月」命名。

二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，以著譯人爲單位。

三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，但也許一月數本，或數月一本。有值得出的東西，又有出版能力，多出幾本，沒有值得出的東西，或出版能力有限，就少出幾本。

四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。

五、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，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衆的創作。

六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編委會對來稿有修改權，如不願別人修改，務請在稿端註明。退稿須附足郵票。

七、寄稿處和通訊處：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。

前記

在天津隨便哪個廠子的圖書目錄中，都可以見到青年報付印的一本冊子——「我等著你」，這是蕭也牧同志的中篇小說。其實我在這裏強調說目錄中可以見到，也就是說，一方面在工友的圖書中是從未少過的一本小冊子；而另一方面又不過僅僅是在目錄中佔個空位置而已。因為它從不停在書架上，就如同趙樹理的「小二黑結婚」、「李有才板話」一樣，長月蒙日的流動在工友們的床頭上、機器旁，特別是青年團小組的學習會、檢討會上。識字的工友喜歡看不待說，不識字的工友也能把這小說中——張大男與馬小花的生產、戀愛故事說的完完全全，並且是那樣津津有味。因為他們經常會在小組討論會上聽過，或者是在團的活動日子裏要求別人講過。總之，這小說被廣大的工友熱愛著。

他們所以這樣的熱愛它，是因為小說中的主人——張大男與馬小花在童年時，終日過著食宿在糞堆邊、垃圾箱旁的非人生活，他和她的生活真正的訴說了他（她）們共同的貧困與眼淚。而解放後在自己新的生活、新的生產事業中，又代他（她）們顯耀了主人翁的熱情與功勞，並自覺的在黨、團的不斷教育下，在相互競賽、相互幫助進步、相互信任的基礎上，馬小花與張大男勝利的突破了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，建立起正確的戀愛關係，又為他（她）們在婚姻的處理上作了一個典型的範例。

工友們喜歡張大男和馬小花，這兩位青年工人對婚姻問題鬥爭的不屈性格，嚮往他倆在生產上的成就，以及在互相砥礪進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愛情關係，也就像對自己的婚姻、生產、愛情、……一樣地親切。

因此，他（她）們誘導着我，激動着我，激動我觸發了創作的感情，而把它改編付諸於「舞台形象」，至於改編的能否合乎羣衆的實際需要，這對於既無豐富的工廠生活，又缺乏創作經驗的我，祇能是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」了。不過一轉念頭，又覺得處於眼下工廠劇運缺乏劇本的情況下，做這一點有小益無大害的改編嚐試，也是解決問題的另一條路。

戲劇要受到三一律的限制，爲了要力求演出的方便，改編與原小說難免有些顛倒與出入，這裏還希原作者與讀者給以指正以求完整。

人 物 表

張大男——織布工人，二十歲。

馬小花——打穗工人，十九歲。

李寶才——織布工人，二十一歲。

陳玉珍——打穗工人，二十歲。

皮猴——織布工人，十九歲。

張大伯——張大男的父親，五十歲。

張二男——張大男的弟弟。

小男人——十年前的張大男，十歲。

小 花——十年前的馬小花，九歲。

小 寶——十年前的李寶才，十一歲。

男女工友羣衆——甲、乙、丙。

夜校教員

醫務員

第一幕

時間 一九五〇年夏。

地點 天津市某紡織工廠與工人宿舍。

第一場

景 工廠內走道，工友們正在吃晚飯的時候。

幕 舞台上無人，後台一片喧嚷聲。

皮猴（以下簡稱皮，一手拿着飯盒子，一手拿着一張廢紙，想來上面是寫着什麼東西，邊跑邊叫，

後面緊追着陳玉珍）號外號外！號外呀！伙計們來看號外啊！……

陳玉珍（以下簡稱陳，喘吁吁地跑上）皮猴皮猴！你個死皮猴！（氣不得已，順手把飯盒子打了出

去，正中皮猴的脚拐骨）你給我不給我！……

皮 哎喲啊！給你！你再打一下我就給你了……

哎喲！號外！號外！……

(羣衆甲乙丙先後上，馬小花隨後上)

衆 什麼什麼號外？……台灣拿下了嗎？……快唸唸聽聽啊！……喂！皮猴快唸！皮猴快唸……

皮 (哭笑不得) 噓噓噓！什麼拿下台灣！踏雞八扯嘛！我不知道！你們去問毛主席去！

哎喲！……

衆 (藥出來由) 哈哈！……

馬小花 (以下簡稱馬) 自作自受，還怪着人家啦！

衆 看他那個調皮相兒，樣兒！

陳 皮猴子，這可該還給我了吧！(二人又搶起來)

馬 (對皮) 噓實貝東西，你就給她吧，看把她急的都快哭出來了！

皮 噓！給妳表姐講情來啦！等咱唸過了再說。(打開欲唸)

衆甲 (以下簡稱甲) 喂！皮猴慢着，慢着，李實才來了。

衆乙 (以下簡稱乙) 老李老李！看老李那個方字步擺的，噓！把好腿放在前邊，快點！

(李實才上，張大男隨後)

張大男 (以下簡稱張) 人家正跟實才談話，你們可說什麼喪！亂吵吵的。

李實才 (以下簡稱李) 吵吵噓噓？

皮 嘛事？陳玉珍寫了個稿，叫我唸給大夥兒聽聽，看你來又不幹了，我還不知道這裏頭給誰？寫的嘛事來？（調皮地）

陳 說鬼話，不是你搶來的。

馬 實才！你別聽他那個發熱燒的嘴，胡謔。

皮 嗨！一家人都上來啦呵！（對張大男）喂！三缺一，就是你沒發表意見啦？

張 你怎麼亂聯系。

馬 跟瘋狗一樣，亂咬人。

皮 怎麼又咬着妳啦。

張 你怎麼能扯上我？

衆丙（以下簡稱丙） 嗨！唱戲的不打臉，裝的怪像。（對馬、陳）表姊妹，對吧！（對陳、李）兩

個人長一條心，（對馬、張）一個肝肺，亂——聯——系！我看吶！打穗部的女工與織布間的

光棍漢聯系的可密切啦，這叫做科學的聯系，一點也不亂。不像咱們打包部，跟人家打穗、打

軸的，還差幾道手續。（開玩笑的拉了一下馬小花）那才叫亂聯系呢？！

張（認真地）照你那樣說話，鋼鐵廠的工友就一輩子也不聯系啦？

甲 還有那什麼女子學堂的女學生怎麼辦？

皮 噲！這用不着你們發愁，一個也剩不下，別多管兄弟媳婦兒沒有褲子穿，（對張）反正你有聯系就得了。

乙 喂喂！我來說個公道話吧！只要能向老李看齊，生產學習樣樣好，天邊的女人也能聯系上，你們說對吧！

張 （不服氣的）我看趕不上李寶才的工友也不能不……（馬小花瞪了他一眼）那比李寶才好的工友也有的是。

皮 哎——你們說的都對，好吧！咱言歸正傳，喂！老李，你說這個稿唸不唸？

（李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陳冷不防去搶）

李 搶哪？王珍，就給他唸吧！

陳 唸什麼唸！你當了我的家。（搶）

皮 （繞了個圈兒）嗨！他當不了妳的家，我可當了妳的家！

衆 （逗趣的）哎……燒盤了燒盤了！哈……

陳 （嚴肅地）我是牆報委員，沒經過審查我就不準唸。（搶）

丙 （指皮猴）人家是委員主任，你不知道，嘿！真是目無組織紀律哇！皮主任！唸就是！

（皮洋相的吮了二下）

乙 別打掃那鼻茅房了！快噙吧！

皮 喂！小花你可學着點啊！

甲 哎！大男人呢？你也聽着點兒。

張 噫！（冷了他一眼，在皮猴噙到李寶才學習的時候就走了）

皮 （噙）織，布，間，是，甲，班，有，——個工友……

丙 聽你噙的噱？人家是快板呀！你他媽的噙成豆腐啦，給我來……（擊）

皮 噉噉！心急吃不了煤火飯，喂！陳玉珍，妳這是快板嗎？

陳 我不知道。

皮 好！快板就快板，重來：（繼續噙）

織布間是甲班，有個工友真不善。早到晚退他守紀律，幹起活來更非等閒。月頭出布每天四十四碼五，月底每天就長到四十七碼三，窟窿減到二寸五，殘布乾脆消滅完。廠方見他的成績好，昇六台機給他看，按下生產且不表，咱再把學習談一談，他原本是個睜眼睛子，夜校積極把書噙，如今不到兩個月，三百大字吃心間，會背能寫又管用，職工小報他看的歡。心誠口甜他態度好，性情不硬也不軟，未曾開口他先帶笑，小眼擠成一條線。個子不大也不小，粗粗黑黑的個小青年。臉蛋長得平又淨，唉！就是後腦瓜上有個大缺陷，這塊地方不長毛，一個大疤在上邊。提這

疤就扯得遠，根底兒就在十年前，他的家貧生活苦，沒吃穿，垃圾箱裏、炭灰堆邊，滾來爬去把煤渣往毛藍裏檢。這個人那年正十歲，常與那小男一起玩，一天二人搶炭核，啊！那小傢伙打架就把石頭搬，不偏不歪剛正好，哎呀呀！這個疤就留了紀念！那小傢伙一見事不好！拿起了籃子一溜烟，小孩打架雖小事，打架的原因可不簡單，只因爲：肚皮餓，沒衣穿，空著藍底兒回家轉，爹打娘瞪眼。藍底無煤鍋無米，一家老小哭皇天。這些酸心誰和道，祇有他記得全。現如今，解放了，爲自己，搞生產，生活慢慢也改善。他積極，他苦幹，樣樣跑在人前面，現在他是青年團員，小組長是大家選，若問這人是哪個？一塊兒吃一塊兒玩，一塊兒學習與生產，時刻都在你眼前，猜猜看！

（大夥鬧成一片，散言碎語起來）

甲 嘿！粗粗黑黑的個小青年，……未曾開口先帶笑……小眼睛成一條線……
衆 哈哈！……

（李寶才與陳玉珍早已躲到羣衆屁股後面）

丙 喂！夥計！自動脫帽給大夥兒瞧瞧吧！別疤（拉）眼子照鏡子，自找難看啦！

（鬧成一團）

皮 （一手把李寶才從人縫裏頭拉出來）夥計！別舉眼子插葱，裝洋蒜啦！昇看六台機是個光榮證面

的事兒，頭上有個疤也不能算得上丟人，還有小臉蛋兒長的乾又淨，怕——什麼呢！
陳 看你那個德行！……

皮 嘿！真是夠還耗子，多管閒事哇！來來來（上前抱住了李的頭）

李 噯！……

丙（對陳）喂！說他管妳什麼事！來來來（上前扯着李的腿）好飛機。……

李 喂！喂！……皮猴！別鬧別鬧別鬧……

衆 來來來！……

（寡不敵衆，一擁而上）

乙 喂！大夥兒別鬧，咱讓老李講講那段打架的故事聽吧！

甲 對！講講那個打爛你頭的王八蛋是誰？

馬 喂！（不滿意的）

李 噯！別罵呀！（回頭）哎！咱歡迎馬小花講講這故事吧！……

馬 別東扯葫蘆西拉瓢啦，關我麼事，陳玉珍寫的陳玉珍知道。

衆（七言八語好奇的）哎！怎麼回事？你推我我推你的……

陳 我怎麼知道。

皮 妳不知道！這快板不是妳寫的嗎？

陳 那是李寶才給我說……

李 （盯了陳一眼）誰也別鬧了，要講這個故事還是找大——男——人。

皮 （一蹶多高）欸！我猜到了，準是李寶才與張大男抬小媳婦抬出醋來了，是張大男，準是他！

噯！大男人呢？

甲 好小子吓跑了！

李 哈哈！（開玩笑的）現在我可不會給他算帳了，十年前那真够小孩子味兒，就像特務一樣，我還跟了他三四天哨呢！要不是馬小花像護兵似的貼着他的屁股，大男的那個腦袋也非給我幹一下子不出氣。

陳 還有臉說，不知丟人。

馬 你說就沒有好過，大男人從小就知道窮人是一家，肯幫助人。有一天我拾不滿毛籃兒回家，給媽打了一頓，從那以後，大男人哪一天都……（不好意思）

皮 幫助妳拾！是不是？

李 可不是！幫助她一個人！

馬 （像似小了十歲，天真的）別不長良心，我不說了，大男人拾的西瓜皮，沒給你吃過？

衆 哈哈！……

甲 喂！注意啊！他們又要打嚙嚙！

李 咬！鬧得够勁啦，飯碗還沒刷，馬上就要學習了，快準備準備吧！

乙 噲！你不提飯都吃個半飽。（下）

甲 光顧着鬧倒忘了吃了！（下）

丙 別吃了，趕快準備寫字本吧……（下）

李 喂！說正經的，大男總像不樂意。

馬 誰知道呢？

皮 大男人平時很好，心裏準有點什麼事兒，小花妳知道嗎？

馬 我怎麼知道？

皮 噲！四眼狗不咬人，竟裝呆！

馬 看你又來了……

陳 我對皮猴子提個議，你老是不分時候的鬧，咱都是青年團員，給人家嚙影響！

馬 我贊成這個意見。

皮 我也贊成，可是妳又叫我皮猴子了！

陳 好！我不對我接受批評。

皮 說正經的，我看張大男對老李就像有點不快的地方。

陳 我也有這意思，張大男在咱廠裏頭還是個好工友，除了生產進步慢，就是學習差，還有性子傲……

李 那也不算啥，還是怨咱對他幫助的太不夠。

皮 喂！老李，入團申請書給沒給張大男？借這機會給他拉拉呱看。

李 就是先會兒給的他，正想扯扯，大夥就在這兒胡亂吵吵。喂！不說這了，我想咱團小組過去各方面作的都差勁兒！就連張大男那樣子的工友都沒帶動起來，這就是個明例子，這會子生產競賽運動就要開展了，咱青年團該起個啥作用？大夥兒的腦袋瓜兒先轉轉，出個主意好準備準備，可不能落了後！

皮 我贊成！

陳 我同意！

馬 (心不在的) 我——同意！

李 小花，妳怎麼不大言語？妳別光担心張大男會落後，妳該多幫助他麼！

馬 看他那個牛脾氣！

陳 你可別那麼說，牛脾氣可比猴脾氣好的多啦！牛脾氣竟幹重活出大力，猴脾氣……

皮 竟滑頭，挑皮搗蛋是不是？喂！小組長，我可不接受啊！說挑皮搗蛋是有一點兒，可是幹活可不落人後對吧？

李 對對……

陳 疑心鬼，誰說你啦！人家是說張大男的牛脾氣不是什麼太壞，叫小花互助互助就好了！……

皮 嗨！那我看你們就放心吧！人家馬小花是嘔叭吃扁食——心裏有數，人家做的是地下工作……

陳 你這個皮猴子又……

（上課鈴響）

李 哎呀！上課了，那誰給我請假？總支要開生產動員準備會呢！

皮 我……我替你請，老李……（皮、李、陳、馬下）

李 （後台李寶才的喊聲）喂！大男上課啦！

（大男沒精打采的上，馬小花聽喊隨停了下來。……）

馬 上課了，你怎麼不去學習？

張 又扣大帽子，不學習參加夜校幹嘛？

馬 不能光頂個空名兒。

張 我這個腦袋瓜就不行麼！

馬 腦瓜不行，更要積極學。

張 越積極腦瓜越不行！

馬 那你還申請入團？

張 嗨！這才怪呢？我又不是爲了學習才申請入團的，國章上也沒規定非得識字的才準參加。

馬 可是青年團的基本任務就是學習呀？

張 得了，我一個凍煤渣兒出身的窮毛孩子，一天墨水也沒喝過，學也是白費！

馬 那你沒看見人家李寶才？從小也不是跟咱們一樣？你看人家學習有多棒？兩個月就認三百多字兒啦，職工小報唸的溜熟。

張 （不高興）哎！你怎麼老拿我和他比？

馬 怎麼啦？你說人家李寶才哪一條比不上你？

張 （更火）我怎麼比得上人家，我是個老幾？又粗又笨；人家又機靈、又清秀、又有才能，又是青年團的小組長，小伙兒長得又漂亮！

馬 （生氣了）嗨！誰你扯到哪兒去了！

張 （自覺過火）愛！小花不說這了，談正經的。你琢磨着我入團批准批不準？我回頭就要填表了，